

夢溪筆談卷第十六

沈括存中

藝文三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
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
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
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
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陝中人謂鷓鴣
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



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
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
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凝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
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
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
獄香奩羸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
香奩羸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
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

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
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
陝州東山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
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
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
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
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
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

筆談
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
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
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
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曰南
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
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陝中

夢溪筆談卷第十六

夢溪筆談卷第十七

沈括存中

書畫一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
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
之相傳以爲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
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
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
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

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
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
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
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
求古人筆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
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弦衆
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撥乃掩
下弦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爲

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弦則聲在
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
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
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
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
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
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
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迴得天意

筆譜二
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絕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爲識畫也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騷初入拍中序卽第七疊也

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卽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撥擺聲之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

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爲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瀉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

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
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
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
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
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
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却不知以大觀
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
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
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
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
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劫風不可
動豈常風能搖哉

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
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己僧肇曰
會萬物爲一己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
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域之也得已
之全者如此

度支員外郎宋廸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鍾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徃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廸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嘗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廸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旣久隔素見敗墻

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夨音非天字也此固

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
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
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
束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
如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真人此則出
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卯音酉從金
如桺駟畱皆從卯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
從貝亦非一法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
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
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
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
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
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又
予在京師見偓送警光上人詩亦墨跡也
與此無異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
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

筆法
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
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
竭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竭匾之法非
老筆不能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畱其圓光當大會中對
萬眾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
畫家爲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
自然中規其筆畫之粗細則以一指拒壁
以爲准自然勻均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

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購
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跡皆入
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
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
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
法卽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
不相襲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

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爲一當使又木几又四者小大皆均如未字

乃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卽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唵卽取上齊卸則取下齊如從未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

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義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聖壽寺壁爲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爲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峰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夢溪筆談卷第十七

夢溪筆談卷第十八

沈括存中

技藝一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
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
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
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
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
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

求于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
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
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
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
勢屈況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
分去聲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
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榱
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

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
尺以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
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
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
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
臂為峻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
二人曰前條又次二人曰前脇後二
人曰後脇又後二人曰後條末後二人曰後竿輦
前隊長一人曰傳唱後一人曰報賽前
竿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
平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

土木之工益爲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爲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裏術裏文

之多少口通尺斤目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象開女維之戶月墨豆七以星辰之行步

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鱉臙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

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墻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廣折半以爲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爲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爲股句股乘弦以爲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基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

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
 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
 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
 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疊最上行縱廣各二疊最下行各十二疊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二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二十二又倍下長得十六併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二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併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為疊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

合角不盡益出羨積也

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

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拆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無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句倍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

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

五又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為股

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

四步為句倍之為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

二步自乘為四倍之得為八退上一倍為

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足盈數無可

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為所割之弧凡得

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

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

除之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

漫志于此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基

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

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于嶮雖

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予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體

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

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
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
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
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
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施又揉其材令仰

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

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節長則健而柱

柱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把梢禪木長則柱短則虛節得中則

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

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

此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

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

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

其理共理不因筈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

察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小說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

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

可能言之今略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

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

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

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

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

局古法以十萬為億十億為兆萬兆為穉算家以萬萬為億萬億為兆萬兆為家數計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變十

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

上數多無名可記盡三百六十一路大約

連書萬字五十二即局之大數萬字五十二最

下萬字是萬局第二是萬萬局第三是萬億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萬兆局第六是萬萬兆謂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

紀但五十二次萬倍乘之其法初一路可

即局是都大數零中數不與

即局是都大數零中數不與

變三局白一黑一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

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

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為法九十九路

得一十億六千二百二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

法累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

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

百二十八萬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下位

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為上位

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

得上數有數法可求唯此法最徑捷只五次乘

便盡三百六十一路千變萬化不出此數碁之局盡

矣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造蹴鞠以蹴鞠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鞠劉綱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傾刻之懼此亦擊鞠唐書誤述爲蹴鞠彈碁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蓋

唐人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明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碁用二十四碁者卽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

八十九道黑白棊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
不同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
乘除唯增成 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
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
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
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
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卽用見繁
卽變不膠一法乃爲通術也

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
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
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
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
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
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
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
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
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

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代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文理有踈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

印爲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

淮南人衛朴精于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衆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蝕但

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大曆悉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卽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曆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爲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鬪馬術也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廝乩必定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

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畱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以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錢氏據兩浙時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布瓦

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胫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

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
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
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
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醫之爲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爲用者未
見能臻其妙如术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
服鍾乳當終身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爲
主復用术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
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温

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
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
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
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
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爲害
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
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卽須焚之
勿爲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
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

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況方書仍多僞雜如神農本草最爲舊書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者又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

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當橫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憒憒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疔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

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夢溪筆談卷第十九

沈括存中







器用一

禮書所載黃彝乃畫人即爲飾謂之黃目予遊關中得古銅黃彝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太體似繆篆又如欄盾間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黃目也視其文髣髴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謂黃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

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荅鳴鉦荅卽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其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字與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黃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

人別有深理大底先王之器皆不苟爲昔夏后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謂或曰禮圖罇彝皆以木爲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罇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甕以瓦爲之左傳却有瑤甕律以竹爲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塚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

耳則禮圖亦未可爲據

禮書言壘畫雲壘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壘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爲雷象回旋之聲其銅壘之飾皆一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壘字作蓋古人以此飾壘

後世字失傳耳

唐人詩多有言吳鈎者吳鈎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古法以牛革爲矢服卧則以爲枕取其中虛附地枕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

鄆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製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臂師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榦鏗以鏗距地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謂之神臂弓最爲利器李定本党項羌首自投歸朝廷官至防團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西邊

古劍有沉盧魚腸之名沉音湛沉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爲刃柔鐵爲莖榦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卽今蟠鋼劍

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脇視見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劍文也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幘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面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觀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比得古鑑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其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

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寃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搥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寃也

熙寧中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

非年號也

世有透光鑿鑿皆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鑿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爲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鑿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三鑿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鑿雖至

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

予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爲小短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句股法也太甲曰徃省括于度則釋疑此乃度也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要在機牙其言隱晦難曉大意天覆地載前後

筆譜
九
手勢耳三連爲奇謂以度視鏃以鏃視的
參連如衡此正是句股度高深之術也三
經三緯則設之于棚以誌其高下左右耳
予嘗設三經三緯以鏃注之發矢亦十得
七八設度于機定加密矣

予十關中得一銅匣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
人衡蘭注水匣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
癸卯造皆小篆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
不載

青堂羌善鍛甲鐵色青黑瑩徹可鑒毛髮以麕
皮爲緬旅之柔薄而韌鎮戎軍有一鐵甲
匱藏之相傳以爲寶器韓魏公帥涇原曾
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嘗
有一矢貫札乃是中其鑽空爲鑽空所刮
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凡鍛甲之法其始甚
厚不用火今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
其末畱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瘕子欲以驗
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畱土筍也謂之瘕子

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隱起僞爲癩子雖
置癩子但元非精鋼或以火鍛爲之皆無
補于用徒爲外飾而已

朝士黃秉少居長安遊驪山值道士理故宮石
渠石下得折玉釵刻爲鳳首已皆破缺然
製作精巧後人不能爲也鄭愚津陽門詩
曰破簪碎鈿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綉非
虛語也予又嘗過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
得古物甚多予曾見一玉臂釵兩頭施轉

關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於無縫爲九龍
繞之功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
多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
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
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
海今令文中謂之鬪八吳人謂之思頂唯
宮室祠觀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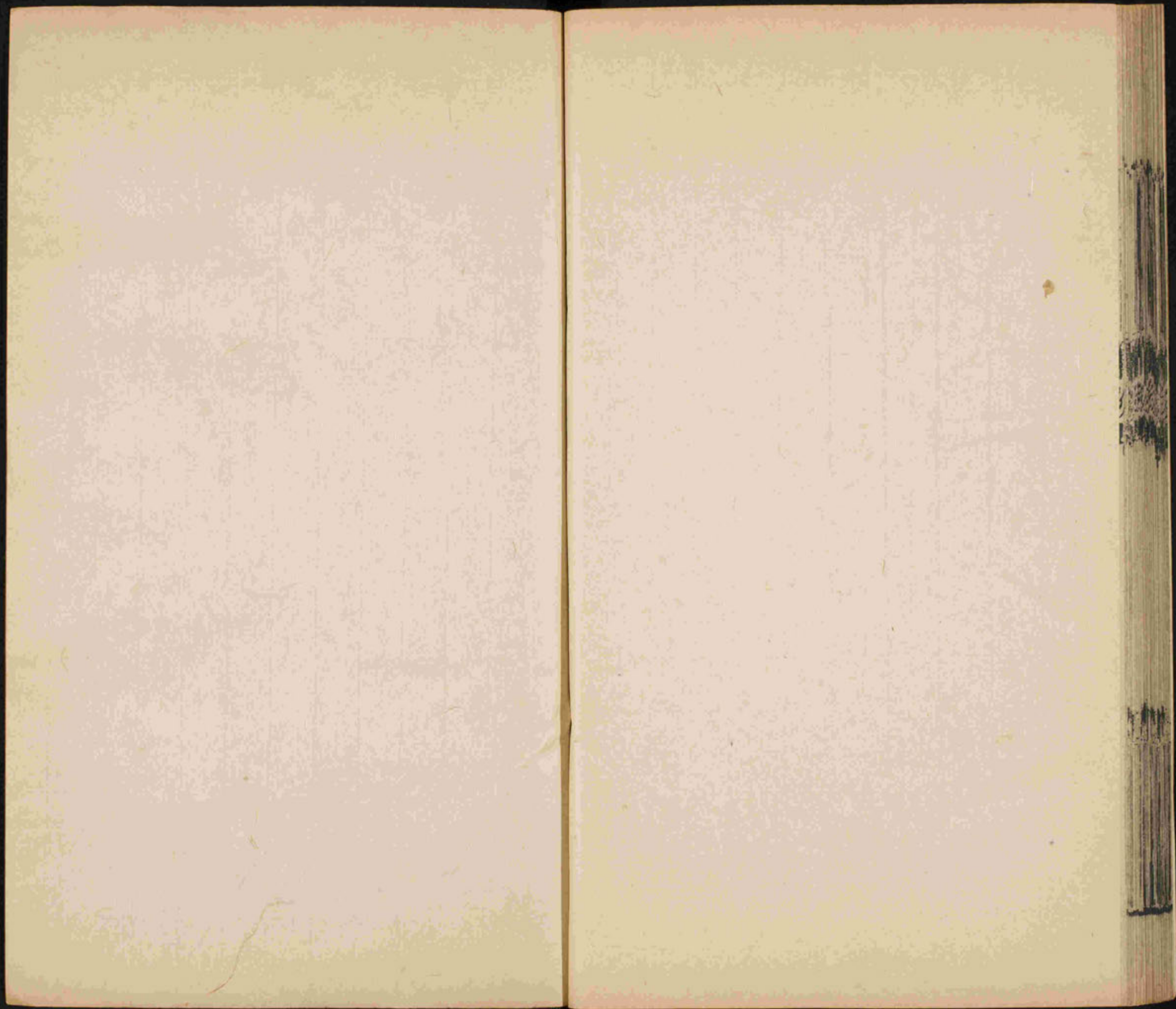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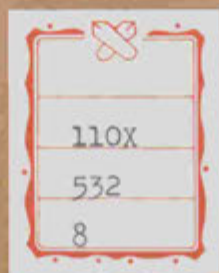
免遷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極稀土
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陣者

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
三至太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
完壯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
搖慶曆中嘗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
乘之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
尤極工巧未經進御方陳于大庭車屋適
壞遂壓而碎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

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
之後則隱然有聲

等語





110X
532
8